



明文海卷四十九

奏疏三

扶植綱常疏 羅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々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陛下是言直可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民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于明人倫

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于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不可以為人古今以來未之有易故先王制礼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者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礼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于

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歆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歆則礼所未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歆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礼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礼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宗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礼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寔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强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

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黼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于當時遺臭于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

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于君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盛強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之則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之則必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

明文海 卷四十九 三
而不言、之而有隱陛下于賢之言聞之而不行、之
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
臣衆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
方君好諫臣則直好諛臣則佞陛下誠能于退朝之暇
清閒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
納降礼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
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
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
見為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順旨之言則

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
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
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生之礼經拘先
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
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
不行于朝廷天下以為何如公論雖不行于今日後世
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猶諉之曰負天
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
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礼

守經之士寥寂無聞不知此人于天下之重何所關耶
此事于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
起復某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
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
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
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邪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
決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
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
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為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為諛說上蒙天聽

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
遂奸計畧為虛辭一見有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
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于舅姑喪亦三年孫于祖父
母礼有期服奪情于夫初無與其妻起復于父初無與
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于天下曰本欲終
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
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于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
之心豈忍至于此哉枉已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
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于

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于家而後移忠于國
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
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
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
豫為已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
亦所以豫為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群臣復何慚群臣既
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
群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
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則匿服以受封

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
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
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
之壞一至于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
愚恥言况有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于其親無三年
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
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
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以除則

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為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于天下先必行于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群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于外盡心喪于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群臣自効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

孝之子覲顏為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應詔封事疏 鄒智

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竒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于霄

漢之表今安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獨有未至欣伏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寔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負人等指寔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

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于君子進弊莫弊于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不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不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

明文海 卷四十九
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
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
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
恕矢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
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
下用之則君德必為之開明朝政必為之清肅紀綱必
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
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
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

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而小
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
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于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
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問于陳源甘昇則
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掎角而
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宗臣相為表裏
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乎
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
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

為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于一矣

齋醮進香疏 張寧

臣聞釋道之教遠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寔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佛老無補視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長幼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為此五者而為之經理防範耳五者順序百度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于有為而終于無為彼佛老之法不足以有為而強于無為

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寂滅假使其教盡行則婚姻既無子嗣俱絕不過百年人類盡矣雖有事物將誰用之歷代英君誼辟有見于此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頗能倡禍福輪迴之空談警動于人可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為治化外之一術耳非真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步而為之崇奉也恭惟皇上曩在青宮繼登大寶夙精儒學日御經筵于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辨洞明深識允蹈躬行當即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藏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尋承睿旨不許增修寺

明文海 卷四十九
觀乞請額名上書言事者又每以濫度叫化不便為詞
多被獎納傳之將來固當永遠無弊矣迺者恭遇皇太
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
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職事但當
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得允合舊章
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歛會財物收辦炷香
約以至期赴壇行礼為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
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惜切惟人臣之于君願其福也則
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欲願天心之

向順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
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
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
為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于佛老之神相率而
拜曰為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
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于異端孟子之于楊墨韓愈
歐陽修諸儒之于佛老為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詞而闢
之論而排之今若此其流不止于惑與誣矣通朝
之人靡然而從仁義不止于克塞矣學聖賢之學者既

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
伏惟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有足疾其
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嘗舉此
行事蓋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祖宗之舊
典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寔意不存尚沿故習夫臣
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
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
儒者門戶為此倔强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
體其于經筵聖學不無畧有所妨其于進講儒臣亦恐

难以身勸伏望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監大學
衍義明道術之語乞勅禮部及文武衙門今後凡遇慶
賀日期不許仍前擅備炷香于寺觀行礼庶可以扶名
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体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

論聖政疏 劉健

竊惟天下之事有輕有重有緩有急得其序則治不得
其序則亂而所不當為者弗論也夫事之重且急者不
過親賢愛民賞功罰罪而已近時以來奏事之期日漸
遲晚散本不及禁門已閉內外章疏動經累日甚者或

明文海 卷四
延至半年或終留不出因循積習遂以為常仰維皇
上于聲色貨利無所嗜好宮禁嚴密臣等所不敢知但
恐佛老鬼神之事有妨聖政耳夫神之所當祭者不過
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及古昔聖賢而已其禮有時而不
妨于政其用有節而無害于民若佛老之教邪妄不經
空虛無益蠹政病民非所當務者也竊聞寺院宮觀齋
醮無時佛書道經刊寫相繼甚者或累歲掛袍于千里
之外或白晝散燈于大市之間朝野傳聞無不駭異夫
寵尚僧道則親賢之禮疏耗費錢糧則愛民之意闕以

方便為仁厚則冒功求進者得蒙濫賞以慈悲為寬容
則壞法失機者得逃重罰是當急者反緩當重者反輕
凡政之弊皆由于此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蓋謂當祭之鬼也而况非所祭者乎老子亦有曰明王
在上其鬼不神蓋謂邪之不能干正也而况為吾聖
人之教者乎伏願皇上法孔子之正言原老子之初意
洞啟聖聰奮行乾健以萬幾為重務而速賜施行以異
端為蠹政而不勞聖慮務使紀綱大振德化旁通下結
人心上回天意寔宗社萬年無疆之慶也

覆正祀典疏 倪岳

先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題前事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于祀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者所謂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誼也又曰淫祀無福而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徵福又曰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國

朝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改正祀典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為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端之徒轉相鼓扇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為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于今日者也伏乞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舍此之外凡有一應

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既可允合乎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而亦足致乎聖王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為治道誠非小補也今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詳為辨析窮加考究以正萬年之祀以解萬世之惑云夫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尊者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

其教者遂以釋迦為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為法身德業為報身并其真身而為三其寔本一人耳今乃分為三像而并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于道家以老子為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尤為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

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
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
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
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觀之
三清三境天尊寔無所據况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
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北方覆亡社稷千載可為
明戒但緣佛老異端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
之莫之有廢是以通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
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

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佛朝天
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所謂
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
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
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
衆星所拱為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
常居也即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
建紫微殿一所于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
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夫日月星辰並

明文海 卷四十九 十一
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社
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
乃像之如人稱之為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
之祀典誠無所據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謹
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
而為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恠誕之
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為玉霄一府總司五雷
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
示現之日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

夫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
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
復有秋報之祭况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
日顧乃止于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于像設名稱
禮亦無據所謂梓潼帝君者謹按圖誌英顯王廟在劍
州即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仇徙居
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
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
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

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舊有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闢而新之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為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道家謂梓潼以孝德忠顯顯靈于蜀廟食其地于禮為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于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為一誠出傳會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于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于靈峯白日上升百

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天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封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追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秩正二品以正月十五日為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

明文海 卷四十九 七
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
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為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
師而然耳今正月十五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于其
家可也所謂大小青龍之神者謹按碑記昔有僧名
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
拜于前盧納之鬻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
童子白于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
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
師建寺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祠于龍潭之上春

秋遣官祭二青龍神國朝宣德中勅建大圓通寺二青
龍出現禱之有應于是加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
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
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寔蛇也蛇有神
蛇其名曰螭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有之
畧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水旱祈禱無應則此亦非螭
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崇奉明矣昔
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為龍孔道輔以手
板擊其手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為上元主簿茅山池

有小龍如蜥蜴崇奉以為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
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蛇之怪誕正此類也所謂東
嶽泰山之神者謹按圖誌東嶽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
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七十二君唐
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三
年詔去封號稱為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
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寔自元延
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為宮奉祀東嶽天齊仁
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

遣官致祭夫嶽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

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

已有常祭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廿九壇

在魯封內歲時俱有合祭之禮

前項祀典煩瀆無據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謹按傳記
北極佑聖真君者蓋真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
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
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真君
而作龜蛇于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真武
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為靖樂王太子也生而
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

明文海 卷四十九
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鍊功成白日飛昇奉上
帝命往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纛立旗統攝立武之位
此則道家傳會之說殊為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太
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為多及定鼎金
陵乃于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
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于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
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
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
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為像屢遣內官

陳善齋往武當山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
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惑聖聽糜
費內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
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
之地幾為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真武有
神亦豈其所樂聞哉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謹按
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
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
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

又嘗從薩真君傳受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于京師附体降神禱之有應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大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迤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辰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

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况近年附体降神者乃欽發克軍顧珏顧綸之父予其為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謹按大明一統志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温子曰知證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令額又考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

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遘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
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于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
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洒掃又于京師立廟以祀之
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玉
闕真君賜廟額曰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
號金闕崇福真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
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
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靜上帝
迺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

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
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金錦雲新龍朝服近又加
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
焚化紅服十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
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于閩廟食一方後
以保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但本處
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祭祀不無
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天其為僭
擬可知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王闕元君

者謹按徐仙真錄及國朝禦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即二徐真人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為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善助慈懿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應仙妃陶氏恭靜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為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帝神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靜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祐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祭祀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

辰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夫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况父母并妃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謂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為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

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為神之誕辰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既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今又復為煩瀆之祭不亦謬乎前項祭告俱合罷免謹具覆奏伏候聖裁

明文海卷五十

秦疎四

郊祀對 潘潢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臣聞周禮春官掌治天神人鬼地祇之凡以贊其長佐王和邦國者臣職是也雖微明命猶將寅清夙夜觀會通之嘉以行典禮臣寔承認敢不奉職正對臣聞禮者體也昔者聖人作易說卦觀象以乾為天為君為父以坤為地為母為妻為臣而係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禮所由生也是故因天事天祭
帝于郊因地事地祭社于國燔柴泰壇崇效天地瘞埋
于泰圻異樂殊日不與帝同牢以卑法地明王者父乾
母坤禮至而辨示民嚴上焉故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禘嘗郊社尊無二上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
視諸斯乎蓋慎之也以此坊民後世乃猶有合享分郊
如新莽匡衡之云者其于上也不亦二乎臣愚竊謂禮有
貴多亦有尚寡文質無常惟稱之適圜丘不屋致誠之
極也明堂大享宜非所施是故掃地之典義不可曠

奕：郊廟列聖作之踐位行礼于今百祀神靈之所依
祖宗精神之所聚律之以春秋譏毀泉臺之法而揆之以
詩人勿剪勿拜之意有其舉之孰敢廢乎是故大祀之
殿義不可隳按尚書考經春秋凡言郊不卜郊：祀
用牲于郊皆斷名之曰郊不別云某郊凡言郊以明天
道郊則天神格祭天于郊皆直繫之天更不並云天地
是知祭天之外無郊郊祭之中無地易明也匡衡徒見
夫子有兆于南郊之語妄意祭地當于北郊其言本孝
經委于經無據且北既陰方地象母位則郊配亦當以

其類矣嚴母莫大于配地古有之乎是故北郊之謬義不可襲王者受命有天下謂之有土是故古者天子大社丘方五丈封土五色祭后土焉凡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之土苴以白茅而錫之使各立社祭于其國亦曰胙土是天子大社五土王社自祭畿內分土諸侯獨得祭其方土而已故曰王者有分土祭天地諸侯方祭于土而尚書周官禮記皆謂祭地曰社或曰后土曰冢土示曰大示亦曰地示又曰土示丘曰方丘圻曰泰圻天下之社莫大焉曰大社社所以明地道列地利命降

乎社之謂教地社之為大示昭昭矣自鄭玄諸儒牽附讖緯誤分泰圻為祭崑崙方丘為祭神州于是大社自為五土之神而夏至祭地別在北郊夫五土之神非地而何旅五帝獨非祭天耶周禮宗伯師甸用牲于社大祝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小祝寇戎之事保郊祀于社大司馬蒐田獻禽祭示大合軍以先愷樂獻功于社大司寇軍旅之事蒞戮于社類皆言社而不及稷臣謂此天子大社也張載曰大社王為群姓所立必在國外王社王所自立必在城內夫大社既在國外則小宗伯建

明文海 卷五十一
國之神位所謂右社稷左宗廟者固王自立之社而大社無稷矣漢儒乃謂大社有稷王社無稷是無怪其以社為地別体而雜求諸泰圻方丘卒啟後來紛紛之議非胡宏王炎諸臣相繼講正流感可勝慨乎是故大社之祭義不可廢春秋大復古然勞民動衆雖義且時必書重民力也今兵饑相仍所在虛耗大役煩興民墮于食雖弛力緩征猶惧弗贍而去古逾遠時異俗殊禮樂器度類不應典一变至道卒難為力此周公所以仰思其不合孔子所為博學而從今也聖人通變務與民宜大

易之義中重于正陛下誠欲舉先王之成法明當今之可行則所謂包荒之量馮河之勇不遐遺之明朋王之公不可不先加之意矣趨向既定修和有常道洽政入時然後動斯順天理當人心損益之善者若徒以其事不跡古理須改圖不勝欲速之心取祖宗成之憲一朝遽分更之正使盡如往制未必克當天心殆非所以興聽于民而行思其反者也是故時措之宜義不可忽易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止臣前之說明禮審是求文明之正也後之說擇善

用中奠己日之孚也兼斯二者乃當革義合乎天德可
行周官之法度惟陛下留神省覽庶言慎與大臣計慮
毋固求禮以幸天下

郊祀疏 潘潢

臣聞生人之道禮為大禮祭為大祭大郊為大大郊也
者原本反初奉天地以子道示民嚴上也自二帝三皇
以及我朝歷聖所以祇答神体萃聚天下未有外此義
也今祀事未卹一歲不郊臣愚以為此非聖明所以率
先天下後世以崇重本始之道請得據所見聞乞陛下

試垂聽焉謹按禮大喪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傳曰
不敢以卑廢尊也蓋君雖尊不尊于天國喪雖重不重
於郊祀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矣不聞有喪哭者
不郊也古者天子諒陰冢宰攝位有代之言乃不
言有代之祭乃不祭故越紼之禮先儒有為使大臣越
紼而攝祭者後世悞獨任成害南面聽治既不得不出
于叔制所謂郊祀不宜獨責諸代矣若能行古諒陰三
年之典則主以天子之名祭用冢相或如周禮大宗伯
有故攝行祭事無不可也宋英宗時或問程頤郊祀當

否願曰今人居喪百事皆如常獨于祭祀廢之不若無廢人君無一歲不祭天人子無一日不見父母必曰不敢以非禮見豈不能因人通定省之間乎故苟事事如禮雖不與祭可也無祭不可也伏視大明會典天地諸神皆天子親祀有故則遣官祭告又曰郊祀國之大事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又曰每歲正月擇日行礼是每歲必郊遣官攝郊喪不廢郊皆祖宗定制也今習見每歲用正月郊遂以郊非正月為不可執一失三非繼述之善者也春秋成公十七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胡安

國曰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也此譏郊遲為不時非謂自孟春後皆非郊時而九月為特甚也譏其前此無故失時不郊因循至是則不可復郊也春秋之法為早為雩雖過時猶可許之苟魯之郊禘以禮且或有故未郊則聖人必恕之曰有故後郊其猶愈于已也若曰過時矣不如無郊則春秋數書過時不郊矣果予其不郊乎左氏曰郊祀後稷以祈農事也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此魯之郊非周天子之郊也且舜八月西巡狩柴望如初是春秋皆得郊也郊特牲曰郊

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是冬得郊也今既失孟春之郊矣又不得以時酌古通今圖所以脩歲郊之法則春郊不可復行亦將如漢宋三歲一郊而已然則倘或三年之內設又有他故焉則如夏商叔季因事於天地祇而後可耶且祖宗之時前用分郊後合郊前建圜丘方丘後用大祀殿前配仁祖後配太祖太宗前親祀後或攝祀前攝以皇太子後或遣官聖人之治因時制宜無所不可然則前以春後以秋冬豈不可也臣愚以為失今之時而能從古之道縱有過時之嫌猶免止本之謂况

前日之過未為失時今者復郊愈見祇肅其於變通之宜不遠之復蓋兼得之又何疑哉傳曰郊祀天地所以脩歲事也今或以為既以秋冬郊又以明年春郊是黷祀也宜待嘉靖改元新正朔易服也乃昭於皇天后土不當以先帝之遺年復舉大郊上古之禮不知一歲不郊即不成歲古者啟蟄長至之典與時偕行未聞以為黷也先帝所欲行而未成者陛下所宜朝訪夕思以代有終若處此以優游行之以猶豫凡所宜行惟曰以待來年則自今數月之間天下事孰肯任其責耶昔魯與

齊戰莊公謀於曹劌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劌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今國家之于神祇可謂大不信矣十四年二月郊十五年十二月郊十六年春有司定日凡三竟不得郊鬼神非人寔親惟誠是依不信者三神誰與我若又復益之豈惟神聽疑惑民不用情四夷君長聞之皆且曰中國今廢郊矣殆非所以尊國體之極而耀德于四遠况今日精門災陰雨連日雨暘失職諸穀爛浥天之譴告明矣安得起敬起孝為民求福乃猶紆徐怠緩固自執異豈不重拂天怒哉臣愚以為今

陛下繼統先帝嗣_天歷服承天地宗廟社稷之祀以為天下神人主義不得忽高皇帝之命祀宜畧倣古園丘報本之制近守祖宗一歲一郊之法以今冬十一月郊其親祀攝祀則視陛下處今日服制何如非臣所得與也陛下不以臣卑鄙庸妄斷行臣言則禮遠誠通幽明協順今聞遐福與天無極臣死且不悔

諫迎佛疏

王守仁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群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

既知其寔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群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邇流求原而乃徇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詛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寔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

為陛下言其好佛之寔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靖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二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于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于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之道焉為

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
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
群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
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極
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
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蕪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
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受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
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
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于高明光大之業也陛

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
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寔毋
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寔而求其本則請
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
臣之苟焉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
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
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
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為御
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
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
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
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贊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
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
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
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
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

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
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
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
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
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
施舍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
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
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

明文海 卷二十一
萬拜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成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堯舜則先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

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誠於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則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寔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寔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

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里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閒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為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

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甚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議宜勉承恩命可辭不允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臣方斃然瘡痍僅未殞絕聞命悸懷魂魄

散亂已而伏枕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貪天之
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
之矣然而聖旨優恩獨加于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
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
公于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闕朝
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
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于臣所相與協
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為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
欲人速得為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

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已日遠而意已日衰誰復有為
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
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于昔情
有所激于中也切惟宸之變寔起倉卒其氣勢張皇
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
縣近切剝牀觸目皆有賊兵隨在皆有賊黨當此之時
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號召遠近然而
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
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

以未有成命可保土地為辭則臣亦將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厲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成功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為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寔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為庸使其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

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眾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夫下之人犯死難以赴義則上之人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爵獨崇而此同事之人者乃或賞或否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若而損身赴義以來此嗷嗷之口而自求無寔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遠乎眾口之非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不免于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久

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豉牛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大遠于人情乎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耶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

于諛疾之口而未必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犹不免于失人况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于人無乃已甚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于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何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效其智力以協躋吾事亦將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于平居無事扼腕抵

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于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况矢石之下劔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其未然不可見者賞已行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

而陰以考課之意行于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姦警言惡徒以阻忠節之意快詭嫉之心譬之投杯醪于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也非有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夫人臣于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為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自以為功而邀賞于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于臣而後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獨賞其

功于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為蔽而卒無以自顯于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為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群憎眾疾事指捕惟自搜羅以為罪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今陛下龍飛赫然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雷于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而覆盆之下尚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潛妄之戮而輒為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

極豈嫌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愚命以為主明言其利害猝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寔對夫人之忠于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矜功伐善之嫌乎臣始遇變于豐城也蓋舉其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為之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于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寔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義是非敢以

虛言誘之也以為功而克成也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妄信是為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臣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于封爵者故不敢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偽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獨厚果以臣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

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于前奏亦已畧舉且諸部亦有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經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惻祈禱之至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王守仁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

之異人生其間劉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
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
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亦迂庸謬膺
重命勘處兵事于茲土節該欽奉勅諭謂可撫則撫當
勦即勦是陛下之心惟在于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
也又節該欽奉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
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于安民息亂未
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
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

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
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于
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
之則嫌于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于物議其何能
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
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
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于流官之設者土官
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設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
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

于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周身之慮而不為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為心乎臣于思思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犹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群

麋鹿于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為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于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獷牙童樁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獷牙童樁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于其間是畜麋鹿于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墻墉禁其群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木稼決

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範圍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脩厯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其城堡理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厮斯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于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至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

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于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聞坐具本請旨

謝存問獻講學親政疏 王鏊

奏為謝恩事伏蒙聖恩特降敕諭遣行人柯維熊存問并示優眷者臣久伏草莽忽聞詔使臨門有若自天而

降光生巖壑歡溢閭里莊誦璽書誨諭諄悉憫臣以直
道難容嘉臣以勞勩自効臣之寸衷特荷九重之知雖
殞百身何能為萬一之報乎隨欲赴闕陳謝而衰病侵
尋恐顛越于道路乃敢具疏以聞臣本樗材遭際聖明
亦嘗承乏內閣預聞國論適值逆瑾盜政播弄威福臣
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詭隨不得已乞身而退處于
野十有三年無復當時之望矣恭遇陛下龍飛九五庶
政一新海隅蒼生欣：相告復覩太平之治而草莽之
臣又不意獲沾優老之典臣不自揆嘗著講學親政二

篇志欲效野人食芹之獻而無由今幸天恩下逮何敢
復自疑外而以出位為嫌哉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
至治之隆者蓋起上下之交而近世之交其道有二一
曰講學二曰親政陛下踐祚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
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間廣廈
細旃之上時召文學侍從：容講論凡古帝王為政之
大經大法日陳于前萬幾之暇惟是觀書觀書之暇靜
以養心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為學
遜志務時敏道積于厥躬者此也陛下昧爽視朝聖政

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下懸絕而不親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對從容咨詢生民苦疾政事得失使得日陳于前總攬乾綱不治微細接見忠賢不隔疏遠則自朝至暮無非脩政之時周宜王所以早朝宴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講學則聖心日明親政則聖政日脩君臣上下日周旋于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復見于今日矣聞古人雖在畎畝義不忘君故敢輒效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惟陛下

下少留七夜之觀如其可采而行之則臣雖填溝壑無復恨矣其講學親政二篇附奏以聞臣不勝感恩激切屏營之至

講學篇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殿公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莫不欣焉為傳之以為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二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

密也至于日講可謂親矣然体分猶過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于學如有所不及成王訪落于群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示我顯德行學有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也示我顯德行巽群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

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高宗周成王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暇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告天下皆出御製睿

翰如流群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
弘文館于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直入至館中講
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
西銘等書于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
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
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于便殿之
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博聞者七八人
更番入直內閣文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
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

講經或讀史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游戲翰
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
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
陳日改月化有不期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
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學之寔功如是不已則聖德
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于前矣

親政篇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
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于下下之情達于上上下
一体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

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刺上下間問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于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喘々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于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

朝庫門之外為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

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

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閔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于斯屢召大臣于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親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畫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二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

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
 皆得上殿陳奏虚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
 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
 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
 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
 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明文海卷五十一

奏疏五

正典禮疏

張孚敬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臣竊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
 下養伏惟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廼即敕議追尊興
 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
 不能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太宗宜稱孝宗
 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

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
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
耳伏承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
之論臣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
議為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
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為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
臣厠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為皇上明辨其事記曰
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
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夫漢

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
無子皆預立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尚為人後者也
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
嗣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
取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
天下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
孝宗興獻王兄也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長
子也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直猶高
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

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寔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今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况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皇上謂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

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後其詔蓋預為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概論乎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時使得隆尊

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為
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夫人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議
禮者亦惟辭之于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
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
之所未解者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己宏大
疇咨衆言倘以朝議為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
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為利而自遺其父母疑
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義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
義萬代瞻仰毫厘之差千里之繆故大臣平章小臣獻

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于忠而未必皆道
也遜志之言疑于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
君上以自誤于不忠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
惟聖明體察而裁決焉臣不勝懇切聽命之至

廟議疏

臣伏惟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
聚訟四年更詔三遍蓋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
至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

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新詔傳宣愚氓不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太廟此何也言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為興獻王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經甚矣皇上聰明中正諒已察之茲言也上千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為皇上言

之者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為干紀亂統人到于今非之今何淵請入獻皇帝主于太廟不知序於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武宗皇帝之下與孝宗之統傳之武宗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上是為干統無起武宗之統傳之皇上序獻皇帝于武宗之下又與繼統無謂何淵所請此何言也如謂太廟中不可無禰漢宣帝嗣昭帝後昭為宣之叔祖史皇孫嘗別立廟未聞有諫漢宗廟無禰者蓋名必當實不可強為也如謂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

由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獻
皇帝當奉以私親之禮尊親並行不倍者也先儒
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
為之均為不孝皇上追尊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為
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為之也入獻皇帝主於太
廟者禮之不得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不為之
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
聖裁匪由人奪何忍一旦遽為小人所破壞耶

重制誥疏

臣切惟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而使
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
誥之體猶為近古明駉履歷宣昭事功其于本身者不
過百餘字其尊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
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媿者近來俗習干求文尚
誇大藻情飾偽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
誥勅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
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
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為枝

葉之辭哉伏乞勅下內閣自今以後凡為誥勅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

釐正孔廟後祀疏

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諒者無識拘於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

之可否而厘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外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

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以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賊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

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註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教餽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瘿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出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

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
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
後惟易以下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
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文不過訓詁
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
數祀之今當禮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
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
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
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

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攷其奸諂淫邪貪墨怪
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
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
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
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
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
杜預八人禡爵罷祀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各
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載
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于世

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攷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廷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懇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

之蠹賊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攷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

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

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

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
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
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
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
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
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缺典甚矣
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以為瑗無
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
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攷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

者死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於社若通瑗
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于學宮
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
有若龜山先生急不暇選以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實演晦翁
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
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
吳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于淳祐
貢舉于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為國子司業為
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此彼其榮生前朝而居然忍

明文海 卷五十一
於忘君親而事仇敵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于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悔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平生學問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來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為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

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攷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擢錄至于範數雖止入其子沈之所著者沈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沈之言汝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沈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孝宗聖旨着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為沮格不

行及按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傳瀚力
詆鐸言為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為有見不可遽易侍郎
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
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耶
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
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而于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畧
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
欺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惟
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係乃據

為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
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
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
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為過也此豈橫私意於曾者所能
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
公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
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蘓軾曰自漢以來道
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
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

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脩豈可
闕哉

孔子祀典或問

或問孔子祀典自有唐以來稱號定矣子必願皇上正
之者何也臣荅曰為尊孔子也為人道大倫也聖人人
倫之至也孔子以德則師也以位則臣也大倫正而後
孔子之道尊故曰尊孔子也然非愚一人之見也今昔
諸儒之公論也世之人徒知以封王尊孔子而實不知

所以尊也或曰孔子封號聖祖詔仍元舊也臣荅曰聖
祖初未嘗為孔子作謚號也仍元舊耳按洪武三年詔
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歷代忠臣烈
士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
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
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夫故元祀神瀆禮
極矣名之不正甚矣聖祖一切革去獨存孔子祀典者
實以孔子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也曰為天下師聖祖
實尊之以師也非以王號也祖訓凡傳制遣官代祀歷

代帝王孔子廟於帝王則直曰帝王於孔子則直曰孔子故凡祭祀遣命俱稱先師孔子實未嘗有以王號稱之者也夫孔子稱文宣王太公稱武成王實始於開元之制也洪武二十年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聖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觀此則孔子專廟祀之實聖祖尊之以師之故其不王孔子之意亦自可見矣不然孔子道德雖非太公可擬然以周天子視

之則皆臣子也加以非號太公既必不享也孔子又豈可享哉或曰追崇之禮其來尚矣凡為人君者皆尊崇其祖父孔子師也獨不可追崇乎臣若曰此國朝楊守陳之論也其言曰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為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臻乎至極而後已焉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况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噫斯

言也悖也甚矣天子而追崇其父周公之制也弟子而追崇其師古有是制乎信斯言也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者也亦追崇伊尹可矣或曰孔子有天德王道者也追宗追為王奚為不可臣荅曰孟軻氏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夫昔者堯薦舜於天矣舜薦禹於天矣故舜禹之有天下天與之也孔子之德雖無媿于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自夫唐元宗加孔子以王號也未世因之若將使孔子有天下者也以為尊孔子也噫欺天甚矣

或曰然則周惇頤以為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言不足證乎臣荅曰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惧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無盡焉夫王祀夫子自唐宋未之有改也惇頤之意特主言孔子功德之隆宜萬世報之無盡焉耳夫豈既以孔子正王道明大法也而復以王祀為宜乎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或曰孔子王號自唐宋至今未之有改也雖三尺童子皆知所尊也臣荅曰三尺童子皆知所尊者尊孔子以師也非以王也有人於此列堯舜禹湯文武之像而祀之

其罹刑禁也必矣孔子雖三尺童子皆得以祀之尊之以師故也或曰塑像之說果非禮乎臣荅曰非禮也諸儒論之詳矣又按國朝宋濂曰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開元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或曰孔子塑像固知非禮然仍元之舊一旦毀之忍乎臣荅曰以土梗為孔子也為禮也誠一旦不忍毀也以土梗非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毀之矣毀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塑像毀矣無假於章服矣然則籩豆樂舞之數

其仍舊可乎一旦殺之忍乎臣荅曰以籩豆樂舞之加為尊孔子也為禮也誠一旦不忍殺之矣以籩豆樂舞之加非尊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殺之矣殺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祭用生者之祿天子以天子之禮樂祀其先師夫奚不可臣荅曰祭用生者之祿人子推之以祀其父則古禮也弟子推之以祀其師則古禮未之有聞也祀宋用天子禮樂以祀其先為二代王者後也若魯以周公之功用天子禮樂則非禮矣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又謂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然則八佾十二籩豆天子之禮樂也孔子肯安然享之乎或曰廟仍以殿名可乎臣荅曰孔子學宮之祭本古弟子釋奠先師之禮也謂廟可也非殿也或曰孔子祀典之正將行之天下也然則闕里也如之何臣荅曰孔子之後其傳道者宜莫如子思也昔魯哀公誅孔子曰尼父子思作中庸則直稱曰仲尼固未嘗援之為孔子重也曾子將死起而易箒責曾元曾申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是不安用大夫之禮也孔子豈肯安享天子之

禮樂乎又子思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言天下一統也奚疑於闕里乎哉或曰聖明在上凡諸祀典誠不可不正也無乃太速乎臣荅曰天下地定位日月陰陽各止其所禮儀有成典矣夫孔子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寔祀典之大者不可不急正者也非速也宜也

慎出命以示大順疏

汪惠

迹者給事中劉寔得罪褫職科道諸臣以為斥逐言官殊乖治體交疏懇請乞賜優容不意上犯天威嚴加詰

責聖恩浩蕩尚免刑誅螻蟻微軀粉骨難報臣已隨班
入謝感激靡涯退而深思猶有疑惑既存胸臆不敢腹
非謹用敷陳冀回天聽此臣區區一念之忱陛下誠有
社稷深憂則曰是朴直者或可聽也不然則曰是狂愚
耳不足問也其又不然則是奏擾之罪無復可逃萬鈞
所歷雷霆所擊摧折敗壞臣復何惜但恐天下之事方
將勞聖慮耳然臣念陛下聖明必不冒至此極也臣聞
之易曰重巽以申命夫巽順也重巽者上下皆順也上
順道以出命下順道而從之於是乎風四方而鼓萬姓

古之善治天下者用此道也陛下之出命於此殆有憚
乎陛下即位之始詔旨流宣臣工奉行固有或怠可謂
得巽之義矣既而初心漸弛德意頗乖人心未免驚疑
臣下未免駁議馴至今日更又可愕陛下豈未自知乎
臣請言之聖諭有曰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
虛詞奏擾似也然言官風聞言事自祖宗來固已許之
蓋勢有所不及詳机有所不可泄一有見聞即當奏報
徐行勘實庶足防奸如曰止當極實不許風聞則論劾
益難奸邪日肆矣聖諭又曰劉寗劾奏事不以實輕率

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寢誠輕率可罪矣然崔文之惡言者競興各以所聞告之陛下多廢內帑寢亦奏所聞耳其實固不可知寢既有聞不敢不告寢之心則實也律文曰奏事詐不以實寢何嘗詐使寢而不以所聞告乃為詐不實耳若夫回話之說尤有可議方崔文有訴陛下止令寢查明銀兩耳寢之再奏亦止言內帑不得查究崔文不當構陷耳陛下固未嘗責寢回話寢亦何得認其罪哉聖諭又曰姑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臣則以為陛下何能容宥之有夫崔文陛下弄臣也

劉寢陛下爭臣也弄臣以快一身者也爭臣以利天下者也假使寢更踈狂徑訐陛下猶當宥之以彰仁聖乃為弄臣私昵之故而黜忠直之臣未見其為容宥也聖諭又曰這廝每如何這等奏擾恣言回護本當拏問究治且饒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夫諸臣之意蓋為社稷深憂故敢交章匡救豈有敢為同官奏擾聖情以輕蹈拏問究治之禍又况草疏初心已分顯戮其身不敢保於寢乎何回護之有陛下殆亦不亮諸臣之心矣虞夏之治亦既盛矣而君臣之間更相勅戒不敢怠忽陛下

繼亂而與治績未就奇災大沴所在與嗟正宜恐懼修省訪問缺失乃禁臣下使勿復言臣之愚狂誠不敢奉詔也夫自與獻帝尊崇之議外廷群臣不能悉合陛下之意及夫近日都督同知陳萬言賜第之事又復議論相乖左右近習必有獻諛貢佞抑或借此與讒將謂外庭於陛下懿親每不相假遂使聖情疑惑心意漸踈謂此輩為尊承羣臣為違慢言不足聽計不足從是未可知也如其信然則陛下之赫怒固宜然豈盛德事哉又如內帑之銀兩陛下既有職掌不容擅支矣若以妄劾

崔文為最之罪則宜罪之可也何為而使寢查明以難之及寢言其難然後加之罰也是乃挾術構陷之謀殊非王者正大光明之體又陛下先因刑部之叅已曰崔文已有旨了饒他後因崔文之訴乃又極其慰留溫語褒詞不一而足是方以有罪而怒之忽以有德而章之私情公義轉展相妨意有偏投便為所勝臣恐陛下剛明之資或其有可憾也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縟一言一話甚若細繳流布四方實闕大體蓋一時詰難雖下情易窮而少有乖違則人心未服甚

非重巽順出順從之義也陛下如欲諸臣勿言何不俯從衆志省察愆尤割去已私深惟至計納諸臣之說復劉寔之官自今睿旨擬行一切責付內閣務俾詳慎允當大順人心如或過差責有攸在若是則群臣將順之不暇又奚奏擾之病乎唐臣魏徵言於其君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亦臣之夙願也臣言已盡涕淚交零待罪闕庭不勝戰慄

